

《资源描述与检索》(RDA)的本土化

——从日本制定新《日本编目规则》(NCR)谈起

□力恺*

摘要 概括性地介绍了日本图书馆协会编目委员会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借鉴最新的国际编目规则《资源描述与检索》(RDA)制定新版《日本编目规则》(NCR)的情况,梳理并总结了新NCR的一些特点。此外还考察了新NCR在体现继承性与兼容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将新NCR与其参照对象RDA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对RDA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未来《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日本目录规则 NCR 新NCR RDA本土化

分类号 G254.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2.005

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以下简称RDA)正在逐步取代《英美编目条例》(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nd Edition,以下简称AACR2)成为国际编目标准。它的适用范围也从图书馆扩展到博物馆、档案馆及其他领域。与我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编目环境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多数图书馆在处理西文和中日韩三国语言的文献时分别依据国外和本土的编目规则进行编目。面对RDA带来的编目规则革命,日本编目界选择了大胆拥抱,将其引入国内进行本地化改造,于是新《日本编目规则》(Nippon Cataloging Rules,以下简称NCR)应运而生。本文在介绍新NCR的制定过程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总结了编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继而展望未来RDA在我国的本土化工作。希望抛砖引玉为我国的RDA本土化研究带来一个新视角。

1 新《日本编目规则》(NCR)的基本情况

1.1 新NCR的制订背景及其进展

文献目录应该是一种可以通过多种角度充分揭示文献资源潜在利用价值的资源组织工具。编目规则则是为使编制出的文献目录实现上述功能而制定的规范。现行版本的NCR颁布于1987年,其后日

本图书馆协会(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以下简称JLA)目录委员会曾针对电子资源、连续出版物、古籍(包括日本及中国的古籍)三个方面,对NCR(1987年版)进行了3次重要修订。但是随着资源类型的不断演变、用户信息需求的扩大以及国际编目领域理论研究的进展,仅靠章节级别的修订已无法适应这些变化。经过反复讨论,JLA认识到需要对现有编目规则进行彻底修改,即制定新NCR。

2006年JLA发布了NCR 1987版的改订第3版,并将其定为现行NCR的最后一个修订版本。其后为了筹备制定新NCR,JLA开始对RDA进行考察和研究。2010年JLA公布了题为《关于改订〈日本编目规则〉的若干说明》(『日本目録規則』の改訂に向けて)的文件,提出了制定《201X版NCR》的规划,并初步确立了编制新NCR的方针。由此,新NCR进入实质性起草阶段。2013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以下简称NDL)提议与JLA合作编制新NCR,JLA同意后,两家机构经过讨论,联合发布了《改订〈日本编目规则〉的基本方针》(『日本目録規則』改訂の基本方針)。在随后的几年里,两家机构按照编制原始草案、共同讨论原始草案、反复推敲与修改、公布暂定草案的流程,逐步充实新NCR的规则内容。2016年底,两家机构

* 通讯作者:力恺,ORCID:0000-0002-2780-3079, lik@lib.pku.edu.cn.

对以往公布的暂定草案进行了整理,将最新的修改意见等反映到草案之中,于2017年2月公布了新NCR的完整草案,同时以2017年7月底为限公开征集意见。按照现有规划,在依据征集到的意见进行最后修订后,新NCR的制定工作将于2018年春季正式完成^[1]。

1.2 新NCR的编制方针

JLA与NDL意识到基于《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以下简称FRBR)、《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主题规范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这三个模型所设计的RDA问世以来影响力迅速扩展至全球,已经成为实质上的新国际编目规则。但是作为非英语国家的日本有其独特的出版与编目习惯,所需要的编目规则并不只是RDA的日语版,而是基于FR系列模型的设计思想,既重视对RDA的兼容性,同时对以往的编目规则又保持继承性的新编目规则。因此JLA与NDL在编制新NCR之初即明确了以下6点方针:

- 1) 遵循国际编目原则(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等国际标准;
- 2) 与RDA保持兼容;
- 3) 注意日本出版业的一些特殊情况等;
- 4) 照顾NCR(1987年版)的规则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编目惯例;
- 5) 做到理论上易懂、实务上易用;
- 6) 采用适合网络环境的提供方式^[2]。

2 新NCR的特点

2.1 严格遵循FRBR等概念模型

新NCR与RDA相同,都遵循FRBR等概念模型,把作品和个人等作为独立的实体对待,分别设置描述其各种属性、关系的元素。NCR(1987年版)对于上述这些实体在著录中仅就其标目以及参照作了规定,而新NCR对于各实体除记录其必要的属性外,还要根据这些属性构建规范检索点与变异检索点,从而将制作、管理规范记录的规范控制工作在规则层面予以明确,提高了规范控制在新规则中所占的比重。

2.2 对所有作品进行规范控制

应用规范检索点对作品进行规范控制的意义在

于准确识别某个作品并区别于其他作品,从而实现在FRBR模型所描述的各资源实体分层中对相关实体的正确关联与聚合。这种设计对于提高检索的准确率是很有必要的。

新NCR与RDA一样,重视作品的识别及其与相关内容表达及载体表现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作品都要求进行规范控制并构建规范检索点。新NCR参照RDA规定代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Authorized Access Point)由首选题名与创作者的规范检索点共同组成。这与有限适用统一题名规则的NCR(1987年版第26章)相比是一个重要变化。

NCR(1987年版)所采用的著录单元方式(記述ユニット方式)与我国中日文文献的著录方式相似,不涉及AACR2规则中主要款目标目的选取,因此也没有设定相关规则。而RDA规则中已不再使用“主要款目”这个术语和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其内涵和外延比“主要款目”更为宽广。同时“统一题名”的概念也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作品首选题名”,其涵盖范围也比“统一题名”更大^①。新NCR在追随RDA的同时,也相应加入了这些NCR(1987年版)所没有的新概念及其相关规则^②,明确了作品的规范控制在未来编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2.3 针对资源特性及用户需求的变化,梳理资源的内容层面和物理层面

NCR(1987年版)以资源的物理层面作为著录的基础。这种著录方式基于资源的物理特性,而又欠缺对于内容层面属性的记录,从而导致处理各种关系时的困难,使资源的检索无法突破具体物理形态的局限,限制了资源信息发现的深度。同时这种方式也不能很好地应对载体变化、内容更新、检索多样化等需求。

为此,新NCR对于FRBR第一组的4个实体分别设立记录其属性的章节,明确了各属性的功能定位,对资源的内容层面进行了梳理。除2.2中所述对于所有作品都规定必须建立作品的规范检索点以外,新NCR还针对作品、内容表达增设了很多属性,可以说比NCR(1987年版)更加重视内容层面属性

① CALIS联机编目中心. CALIS外文书刊RDA培训教材, 2016.5:158.

② 这些新加入的规则可参见新NCR第22章,很多规则都是NCR(1987年版)所未涉及的。

的记录。RDA 将载体表现与单件、作品与内容表达的属性分别归入两章综合论述,而新 NCR 则在属性部分针对每个实体分别设立章节论述。

此外新 NCR 还参照 ISBD 统一版和 RDA,设置“内容类型”属性揭示内容表达的种类,同时设置“媒介类型”“载体类型”以及出版方式等属性,揭示载体表现的种类,对资源的物理层面也进行了梳理,以应对多元化的资源组织需求。但是新 NCR 不再像旧规则那样按资源类型设立并划分章节。

2.4 记录关系

新 NCR 的设计理念也是基于 FR 系列模型,其与 RDA 一样重视对于关系的揭示。新 NCR 在记录实体的属性之外,单独设立一个部分,对记录实体的关系进行叙述。通过记录实体间的关系,可以在检索目录时方便地提供链接功能。新 NCR 对于一部分关系,参照 RDA 设定“关系指示符”,以表示关系的具体类型。

2.5 继承书目记录的层次构造的思想

新 NCR 继承了 NCR(1987 年版)关于书目记录层级结构的思想,根据编目对象判断书目记录的层级关系,从而决定分散著录还是集中著录。NCR(1987 年版)关于书目记录层级结构的思想相当于新规则中关系的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新 NCR 在对 NCR(1987 年版)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可以处理形态上独立的文献资料,对于其构成内容也可以作为著录对象进行处理。

2.6 数据元素的设定

考虑用户的便利性与数据处理的灵活性,新 NCR 将以往规则的“附注项”“其他形态细节”等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并设定相应的元素。在设定元素时重视与 RDA 的兼容性,凡 RDA 中存在的元素,在新 NCR 中也相应设定。

新 NCR 不按照 NCR(1987 年版)设置著录的详简级别,而是参照 RDA 明确规定记录中必须具备的“核心元素”。

2.7 借鉴 RDA 术语表

新 NCR 以 RDA 的术语表作为基础,同时根据需要加入一些日本所独有的词汇或用语。在编目实务中,对于不是从信息源转录的元素,都尽可能采用术语表中的术语予以记录。此外为了提高与 RDA 的兼容性,新 NCR 的术语表采用了日英对照的形式,将很多 RDA 的原术语收录其中。

2.8 分离数据的语义层面与语法层面

在关于元数据的诸多相关标准中,都有将数据的语义层面(元素的定义与其赋值的规则)与语法层面(著录语法与编码规则)分离的意识。与使用 ISBD 分隔符规定的 NCR(1987 年版)不同,新 NCR 参照 RDA 的设计思想,将规则适用的对象限定于元素的记录范围与方法上,对元素的记录顺序、编码方式、提供目录服务时的显示方法等原则上不作规定。而在语法层面,新 NCR 的编制者希望基于新规则的书目记录数据不再局限于图书馆界,而是可以作为关联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 LOD)广泛应用。作为衔接,新 NCR 将在附录中提供与 ISBD 等的映射关系。

2.9 提高机器可读性

新 NCR 的上述 8 项特点各有其意义,同时也可以从提高机器可读性的角度来理解新 NCR 加入这些特性的缘由。书目数据机器可读性是顺利实现 FRBR 提出的 4 项用户任务的重要前提。新 NCR 以 FRBR 等概念模型为基础,制定与 RDA 对应的规则,使依据其制作的书目记录相较 NCR(1987 年版),在机器可读性方面获得较大提升。

2.10 检索点语言、文字的选择及排序规则的变化

NCR(1987 年版)规定日文资源的题名、著者等标目,采用片假名著录,西文资源的题名、著者等标目,采用拉丁字母著录。当时的规则没有采用汉字与假名的混合形态^①著录标目是为了满足在卡片目录环境下,按语种分立目录时,各语种不同的排序需要。

新 NCR 顺应当今书目记录制作和检索服务电子化的趋势,原则上对于以日语书写的首选题名以及日本的个人、团体、家族、地点的首选名称,采用汉字与假名混合的方式著录,同时用片假名的形式记录其读音。对于以外语(中文及朝鲜语除外)书写的首选题名以及个人等的首选名称,采用原文形式著录作为首选规则,日语形式(用片假名表示)著录作为交替规则的方式,供书目数据的制作单位选择。

NCR(1987 年版)在“著录”“标目”的章节之后还设有针对卡片目录的“排列”章节,考虑到如今目录的制作和服务都已电子化,新 NCR 不再讨论排序问题。

^① 日语是由汉字与假名混合书写的。很多日语资源的题名与责任者等名称也是汉字与假名混合书写的形态。

3 新 NCR 的连贯性、兼容性及其与 RDA 的主要区别

3.1 新 NCR 与 NCR(1987 年版)的连贯性

虽然相较 NCR(1987 年版),新规则的结构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具体内容不少都继承了 NCR(1987 年版)的做法,这与 RDA 和 AACR2 之间的演变关系也十分相似。在参考 RDA 制定新 NCR 时,编制者对于许多规则上的变化充分利用“首选规则”和“交替规则”的方式实现了新老规则的过渡与衔接。当根据日本的出版状况和编目习惯判断 NCR(1987 年版)的规则更适用时,则将其作为“首选规则”沿用,将对应的 RDA 规则列为“交替规则”。而很多根据 RDA 规则做出变更的地方,则将 NCR(1987 年版)的规则作为“交替规则”保留。

3.2 新 NCR 与 RDA 的兼容性

新 NCR 为了与准国际目录规则 RDA 以及依据其制作的书目记录保持兼容性,如 2.6 中所述,对各元素的设定进行了匹配。而且在目录规则修订过程中,遇到 NCR(1987 年版)与 RDA 规则不同时,原则上优先与 RDA 规则保持一致。但是也有如 3.1 中所述的将 NCR(1987 年版)作为首选规则而将 RDA 的相关规定作为交替规则的特殊情况。此外,新 NCR 不仅适用于采用日语作为著录语言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采用英语的情况,当采用英语作为著录语言时其著录方法尽量与 RDA 保持一致。为此,如 2.7 中所述,新 NCR 的术语表采用日英对照的形式提高与 RDA 的兼容性。

3.3 新 NCR 与 RDA 的区别

新 NCR 最初的主体结构设计参考了 FRBR 模型,主要由“总论”“文献的著录”“规范型检索点”以及“关系”四大部分构成。其文献著录的部分虽然包括了第一组 4 个实体相关属性的记录,但是没有包含第二及第三组实体属性的记录。NDL 加入新 NCR 的制定工作后,两家机构经过讨论,决定新 NCR 的结构设计转向全面参照 RDA 的方向进行。新的结构由“总论”“属性”“关系”三大部分组成。在参照 RDA 的结构设计的同时,新 NCR 也强调其在理论上易于理解和在实务中便于操作的设计方针,采用了一些与 RDA 不同的章节设计。例如:

1)RDA 第 4 章“提供获取和检索信息”主要是记录载体表现和单件某些属性的一般性规则和说明。新 NCR 将其中的规则分别归置于第 2 章“载体表现”与第 3 章“单件”之中表述;

2)RDA 第 6 章“识别作品和内容表达的属性”与第 7 章“描述内容”中的有关规则,按照“作品”和“内容表达”的区分,分别置于新 NCR 的第 4 章“作品”和第 5 章“内容表达”之中^①;

3)将 RDA 与实体相关的各种检索点的规则抽出,单独组成新 NCR 第 5 部分“构筑检索点”,并冠以检索点总则,对各种检索点予以说明;

4)在关系部分,新 NCR 将关于 FRBR 第一组实体间的基本关系(新 NCR 第 42 章“关于资源的基本关系”,对应 RDA 第 17 章)、第一组实体间的其他关系(新 NCR 第 43 章“关于资源的其他关系”,对应 RDA 第 24—28 章)、第一组实体与第二组实体之间的关系(新 NCR 第 44 章“资源与个人、家族、团体的关系”,对应 RDA 第 18—22 章)以及第一组实体与第三组实体之间的关系(新 NCR 第 45 章“资源与主题的关系”,对应 RDA 第 23 章)的相关规则一并归为第 7 部分“关于资源的关系”,而将关于第二组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组实体之间的关系的规则一并归为第 8 部分“其他关系”。

从以上结构设计可以看出,新 NCR 按照不同实体分别设立独立章节,且对于 FRBR 第一组实体将其属性的记录与检索点的构筑两项任务分开进行描述,体系上更加清晰,概念上避免混淆,强化了其作为编目工具的应用便利性。而 RDA 也正在依照最新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制定的图书馆参考模型(Library Reference Model)进行修订,未来将针对所有实体分别设立章节,二者在这一点上可谓不谋而合。此外新 NCR 对于属性、构筑检索点、关系这 3 大部分内容分别花费篇幅设置相关的总则,在各总则章节中先对相关元素的概念进行说明,使后面对于规则的详细描述概念清晰且易于理解。同时新 NCR 在关系部分的规则结构相对 RDA 做了一定合并与简化。由于关系部分相较于现有编目规则体系是最新且变化最大的部分,这种设计的具体效果还有待后续考察。

^① RDA 将于 2017 年 4 月—2018 年 4 月进行为期一年的“RDA 工具包重构和重设计”计划,修订工作之一就是对其规则内容涵盖超过 1 个元素或实体的相关规则进行梳理和拆分,期间将冻结现有 RDA 的内容。因此现阶段 RDA 还存在部分没有单独处理的实体。

4 由日本制定新 NCR 带来的几点思考

4.1 RDA 本土化的意义

RDA 自问世以来,对国际编目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目前已有汉语、芬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译本。其与 AACR2 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从编写之初就将“去英美化,使得采用其他语种编目的国家和机构也能够使用”作为一条设计理念^[3],这个变化对非英语国家的编目实践应有所裨益。

诚然 RDA 在通用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它毕竟是一部主要由西方国家共同编制的编目规则,一些重要改进,例如 RDA 的首选题名不再规定省略首冠词,其意义还是基于西文文献资源的编目实务。准确地说 RDA 打破了西方国家间编目规则的壁垒,提供了一个更通用的编目规则。而对于语言及出版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其他语种国家,仅凭 RDA 的本国语种译本,仍无法完全应对本国语种文献资源的编目实务。因此这些国家还需要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编目规则。

4.2 日本制定新 NCR 对于我国的启示

RDA 的设计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其规则都是围绕实现 FRBR 及 FRAD 的用户任务而制定的。新 NCR 虽然大量借鉴了 RDA 的规则,但不是简单的逐条套用,而是在充分吸收 RDA 设计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实现用户任务为宗旨进行的设计。对于 RDA 的结构与规则,新 NCR 在借鉴时做出了很多修改,并以设置交替规则的方式在与国际编目规则(RDA)的兼容性和与本国传统编目规则(NCR(1987年版))的连贯性之间寻求平衡。上述工作都需要对于 RDA 以及 FR“家族”模型的充分理解作为基础。

日本自 2006 年 JLA 决定放弃继续修订 NCR (1987 年版)转而参考 RDA 制定新 NCR 开始,直至 2017 年初公布完整草案,历时十年,足见编制工作量之巨大、过程之曲折。因此,为了跟上国际编目界的发展潮流,我国应尽快将与 RDA 接轨的新编目规则的制定工作列入日程。一些具体的做法不妨借鉴日本制定新 NCR 的经验:比如由国家图书馆(代表公共图书馆系统)、全国高校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代表高校图书馆系统)等国内编目工作的领导单位合作牵头成立我国新编目规则的编制委员会,设定新规则的基本设计方针,进行规则的整体结构设计。

在制定具体规则条目的过程中,由编制委员会所属成员单位分别承担部分规则原始草案的编制工作,完成后再汇总至编制委员会,由所有成员单位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形成草案予以公布,广泛征集各界意见。

我国编目界对 RDA 的引进经历了学习、翻译、实践的过程,但主要是在西文编目方面。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 RDA 本土化所需要的理论储备。RDA 的本土化涉及我国各种文献单位的不同需求,新规则需要花时间反复推敲、讨论与实践,才能最终较好地契合我国文献利用与编目工作的实际。

4.3 展望我国未来编目规则的制定工作

我国编目规则的现状是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各有一套体系、中文编目与西文编目各自为政,造成了文献信息跨界流通与利用上的诸多不便。随着 RDA 不断发展成熟并在全球迅速普及,以及同为非英语国家的日本在 RDA 本土化上取得阶段性进展,我国制定新的统一的编目规则也变得越发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

我国未来的编目规则如何制定,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决定的,而是需要汇集多方力量,打破传统藩篱,跨界合作、广泛吸纳各方意见与建议。多方力量,仅就图书馆和情报机构而言,应涵盖中、西、日、俄文编目的专家,以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对 RDA 及新 NCR 等新规则的了解,集思广益、联手制定我国的新编目规则。此外,若能有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之外的专家参与,则可能从不同资源类型的特点、检索方法的变革、数据的复用及跨平台链接等方面带来新的思考,拓展新规则的应用范围。

5 结语

由 JLA 发起、NDL 共同参与的新 NCR 制定工作即将完成。新 NCR 的制定过程既有对于 RDA 的全面参考,也有依据日本国情进行的很多本地化改造,可以说是非英语国家进行 RDA 本土化的一个成功案例。其经验对于我国未来编目规则的制定将是有益的参考。今后我国编目界需要继续关注日本新 NCR 的修订及应用情况。同时面对 RDA,我们需要学习研究,更需要思考如何使这一国际规则在我国落地生根、洋为中用。

参考文献

- 1 日本図書館協会目録委員会.「日本目録規則2018年版」(仮称)の完成に向けて [EB/OL].[2017-05-24].http://www.jla.or.jp/Portals/0/data/iinkai/mokuroku/article201702.pdf.
- 2 渡邊隆弘.新しい日本目録規則(新NCR):背景・概要・進捗状況 [EB/OL].[2017-05-24].http://josoken.digick.jp/meeting/2016/Watanabe201605.pdf.
- 3 Chris Oliver. Introducing RDA: a guide to the basics [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0:3-4.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7年5月31日

Localization of RDA—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New Cataloguing Rule

Li Kai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how the JLA and the NDJ using RDA as reference to draft Japanese new cataloguing rule, as known as the new NCR. Then it sums up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NCR. Moreover, the paper studies the new NCR's inheritability and compatibility, and also make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ew NCR and its reference, the RDA. It finally discusses the localization issues of RDA, and proposes several advi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ataloguing rules.

Keywords: Nippon Cataloguing Rules; NCR; New NCR; Localization of RDA

封面照片简介: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由英国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作举办的独立的中外合作新型国际大学,于2006年在苏州美丽的独墅湖高教区正式成立。学校以“研究导向、独具特色、世界认可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大学”为愿景。

图书馆于2008年施工,2013年8月投入使用,总面积22000平方米。2500个自习座位、数百台电脑分布于各层空间,互联网服务和各类设备嵌入空间服务。开放式的藏书空间,结合各类学习和讨论空间、计算机房及团队学习室,整体设计富有人文及学术气息。图书馆空间的管理秉承“温馨、舒适、安全、开放”的理念,除将学校其他部门的服务引入图书馆空间以外,鼓励并支持学生的活动、创意作品在图书馆空间内开展和展示。

目前有全职员工35人,专业馆员团队深度参与教学及科研过程,致力于满足国际化背景下师生教学及科研需求,开设信息及图书情报教育课程,讲授研究方法和信息技能,指导大四学生毕业论文,并承担学校教材的规划、建设、服务和管理。馆藏建设采用用户驱动模式,以收藏反映世界最新科技水平的英文原版图书为特色。

回首十年,根植于学校国际化、多元化、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系统,图书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从大到强。2016年7月,团队从自身目标出发,结合“博学明道,笃行任事”的校训,提出了“图书馆新模式、新理念”。新模式LAMP,各个字母分别代表图书馆、数字仓储、博物馆、出版,指筑建茫茫信息海洋的指路明灯。新理念Be SMART Be SURE意为助力师生飞得更高,重点在于服务、管理、资源、研究、教学相结合。新模式和新理念的产生,更加明确了图书馆的价值和目标。